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影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原创力和深层创新



引领了主旋律电影创作趋势。

戴清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也是自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中国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多次强调的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命题。此次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足见这一命题对文艺创作保持活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文艺创新”也是中国文艺发展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基础保障,更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守正创新、繁荣发展、质量提升所迫切需要的。文艺原创力与创新性,既是作家艺术家创造力的标志,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精神和整体活力。从文艺发展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在文艺原创力高扬的历史阶段,总是艺术创作精品频出的时期;反之,原创力水平低下、创作者主体精神萎靡则必定造成文艺凋敝。

文艺原创力,诚然是审美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外化,但审美创造从来都不是凭空孤立产生的,而是审美主客体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创作者植根生活、体察人生、进而加以艺术提炼提升的结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原创力之“源”虽然是以“心源”为“洪炉”,却并不止于“心源”,“心源”最终离不开“造化”之功。离开了审美对象、脱离了生活的滋养,创作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论美学”所强调的社会实践之于作家艺术家的重要性。由此看,“深扎”正是对文艺原创力之源的准确揭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须。通过“深扎”,创作者才能够深入生活的富矿,探寻到地层深处奔涌的激情,把握社会真相与生活内蕴,而不是悬搁在生活表面,浮皮潦草地表现杯水风波或生活涟漪。

艺术创新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以是形式上的突破,也表现为内容出新。近年来,影视创作在表现对象和领域上有明显拓展,视野开阔、表现内容日益丰富。行业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有着国际视野与表现内容的影视剧作品,弥补了特定题材创作的空白。如表现潜艇部队年轻官兵成长的《深海利剑》,表现我军反恐部队和维和部队在跨国反恐斗争和海外维和执勤中的《反恐特战队猎影》《维和步兵营》等。最突出的当属2017年创造了极高票房的电影《战狼2》,该片作为新主流大片的优秀代表,其中表现内容的出新也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再如网络剧类型元素的出新近年来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浪漫唯美的玄幻剧已推出了一些质量上乘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益借鉴和巧妙运用了中国的传说,是古老母题原型的移步换形和当代变体,由此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了活力与生机,也弥补了传统电视剧相应类型的短板。再如刑侦题材网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也因表现内容接地气、对欧美同类型叙事技巧的本土化改造受到年轻观众的普遍欢迎。同时,也需指出,当下网络剧改编仍然比较依赖网络小说,对所谓大IP的迷信并未真正减弱。影视创作及改编的母本来源需要拓宽视野,积极开发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名著,这一改编富矿,开发原创剧本,以改变当下影视作品偏向玄幻化、现实题材创作浅层化的创作症结。

表现内容的出新是艺术创新的一个层面,带有题材占先的讨巧意味。更深层有力的创新还在于艺术作品内涵与质量的提升。题材的新颖,并不能代表创作的深度。浮光掠影或一知半解,还远远达不到“深扎”的程度,也很难对特殊表现内容有深入的把握与呈现。当下,职场剧、行业剧创作十分

活跃,但创作者对特定行业了解、深入得不够,一些行业剧正是因为行业硬伤而为人所诟病。创作者对行业深入了解的程度和艺术素养最终决定着作品的水准。如《浮沉》的原作者有着10年的外企职业生涯,剧中对职场年轻女性成长的表现也就避免了《杜拉拉升职记》中看似浪漫化、实则虚假轻飘的表现,更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类对职场隔膜生涩的作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艺术的高下,在境界、在情怀,也渗透在细节——艺术的“褶皱”之间。这种功力,正是来自于“深扎”积累的生活体验。如刘和平编剧的历史剧在业界学界有口皆碑,它植根于创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的深入思考。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寄托了创作者对“文化中国”的深刻理解。这表现在人物的行止谈吐、精神气质中,也反映在内蕴丰富的风物古迹、世态人情之间,创作者以自己的系列作品建构起了一种独属于刘和平历史剧的审美意象与文化印记。

与之相对的,套路化概念化则是创新的大忌,如一系列大女主戏,短时间一窝蜂出现,但却一再重复着“霸道总裁爱上我、满朝文武爱上我”的平庸套路,扁平化的人物设置和戏剧冲突只能让观众迅速地审美疲劳。《甄嬛传》虽然同样是宫斗剧,但原本是一部叙事精巧、制作精良的作品,剧中对古诗词意蕴的影像化呈现、人物对白个性化表现,以及音乐、舞蹈、服饰等古典审美的韵味与意境也都别具一格。但因这种后续的跟风之作扎堆出现,而最终败坏了这一类型剧的口碑。

对于影视创作而言,改编虽属二度创作,不在原创范畴,但仍然需要艺术创新精神的体现。事实上,这种创新意识也贯穿于整个创作流程和环节中。作为一剧之本,编剧环节是重中之重,是一部作品创造力的最初体现,也是创作集体艺术匠心的集中反映,需要解放编剧的艺术生产力,尊重编剧意见及艺术裁决权。今年的改编力作《白鹿原》代表了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品格,作品较好地还原了原著的精神意蕴,又剔除了原著中的不足,表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涅槃、浴火重生的艰苦过程,也很好地发挥了影像艺术的优势,使作品的影像品质、象征意蕴、审美风格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营造出深厚的历史质感,与电影改编、某些话剧版的改编相比,都更为成功,为名作改编与二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和示范作用。

影视创作流程的各个环节如导演、表演、摄影、音乐、录音、美术、服装、化妆、道具等,处处体现着艺术匠心,是规范、秩序之外需要的灵气灌注与才情投射,也一样呼唤保持本原的艺术赤诚之心与对待艺术的虔诚初心。在二度创作阶段,同样需要激发导演阐发剧本的原创力,改良创作团队的权力结构,改变大牌明星说了算的现状。演员的二度创作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创造力,去年的家庭伦理剧《情满四合院》中,以北京人艺为主体的强大表演阵容令人过目难忘,京腔京韵、蕴涵丰富的对白更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亟须对当下演艺市场上表演创作水准偏弱、地位、片酬却畸高的现象加以管理和引导,行业自律、艺人经纪及观众培养等角度的综合治理也亟待加强。

此外,艺术创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需要围绕原创力的提升进行相应调整,加强高等艺术院校对综合性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丰富编剧导演的知识结构,以改变目前年轻编导因学养修养不足,大量出产外行的行业剧、虚假的现实剧、胡编乱造的历史传奇剧等创作乱象。必须严厉打击抄袭之风,以保护文艺原创权益和创造力。制衡并保护当下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产业驱动模式对内容原创力的挤压与扭曲,努力建构以创作者为本、审美提升为内核、政策管理为保障、人才培养为基础、市场优化为驱动的影视剧原创力综合联动提升策略,以文艺原创力与创新精神为基础,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本版图片来源自网络)

电影《神秘巨星》——青春、女性和梦想

◎照日格图

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宝莱坞的崛起成就了印度电影,让他们的视野不再囿于印度风俗和歌舞。阿米尔·汗的偶像化成功诠释了宝莱坞的成功。阿米尔·汗相继拍摄了《地球上的小星星》《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去年全球上映的《摔跤吧,爸爸》。如果说《地球上的小星星》讲述的是对一位特殊孩子的宽容和抚养,《三傻大闹宝莱坞》展示的是印度电影中的歌舞优势,那么《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则是通过展示印度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呼吁人们去关注和爱护她们。

印度电影和女性

《摔跤吧,爸爸》中那位替两个女儿做主,逼迫她们加入高强度体育训练的父亲形象曾惹了不少争议。如果看了《神秘巨星》就会知道,在印度社会,拥有一位那样的父亲是每个女孩的幸事,那样的父亲完全可以代表印度社会中男性的光芒和温暖。相对而言,《神秘巨星》里的14岁少女尹希娅就显得不那么幸运。在她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切经济收入的来源,也支配着所有人的地位和心情。身为女性的母亲娜吉玛和作为未成年少女的尹希娅就只有顺从的命运。为了突出女性的这一命运,电影一开始尹希娅的母亲娜吉玛的脸上就带着淤青,那是印度的男权社会印在女性脸上的烙印。而这一痕迹随着剧情的深入变得越发明显。在印度,作为户主的男人可以将少女的梦想扼杀在摇篮里,也可以让一位成年女性在孩子跟前颜面扫地。面对这一切,几乎所有的印度女性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觉得那是她们无力改变的命运。在艰苦的环境中,她们依然散发人性温暖和母性的光芒。面对女儿尹希娅的明星梦,饱受丈夫辱骂和殴打的娜吉玛选择了卖掉自己的首饰来现实孩子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在卖掉的一声巨响中像吉他的琴弦和从楼上被摔下来的笔记本电脑一样成了一地碎片。《神秘巨星》将这两个细节放慢给观众,试图让我们看到希望被破灭的细节。无数个被击碎的梦想和失落的泪水成了印度女性的写照,至少在《神秘巨星》这部电影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青春的梦想和追逐

在没有梦想的时候,《神秘巨星》里的主角尹希娅是一位坐在角落里想自己心事的女孩。电影一开始,一群男生便叽叽喳喳地聊着自己的生活。火车上,迎面扑来青春的气息。接下来,女孩们弹起吉他,唱起歌,坐在角落里的尹希娅也被要求唱一首,飘扬的歌声让那列奔跑的火车更具有了青春的意义。因为青春是一次还未到达终点的旅程,因为青春会为了梦想不停地奔跑。因此从一开始,《神秘巨星》里的火车载着满满的象征,也告诉观众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和梦想的电影。

新的梦想,有了新的实现方式。与《摔跤吧,爸爸》呈现的艰苦训练不同,《神秘巨星》里的梦想贴上了网络时代的特色。在母亲的帮助下,尹希娅穿上代表着含蓄、隐忍和自卑的罩袍,将自己的弹唱作品上传到视频网站上。尹希娅这位蒙面少女的弹唱视频在网络上升温之后,尹希娅成了很多她熟悉的陌生人。她正想趁势让自己升级时,遇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碍。在那个男权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尹希娅实现梦想的双翼——吉他和笔记本被击碎,而她也不得不随着父亲的意愿,准备居家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接受由父亲安排的婚姻生活。照片中尹希娅的未婚夫目光凶狠,某些气质与她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果电影里一味地放大尹希娅遇到的挫折,一定会偏离电影温暖的主题。《神秘巨星》在塑造尹希娅父亲的形象的同时塑造了3个温暖的男人:著名音乐人夏克提、同学钦腾和弟弟古杜。夏克提以一位伯乐的身份出现,在尹希娅束手无策时给她提供了很高的平台和机会,成了他坚强的后盾。尽管嬉皮笑脸痞气很重,但是夏克提的出现与尹希娅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至于让观众对所有印度中年男人失望。同学钦腾其貌不扬,单纯又单薄,却带着一颗善良的心,时刻站在她身边鼓励和安慰她。弟弟古杜表现出他“小大人”的一面,当尹希娅作为梦想翅膀的笔记本电脑被

毁坏之后,他拿出足够的耐心试图粘合笔记本电脑(我们也可以将它引申为尹希娅梦想的本身),举动微小,却展现了人性最纯真的光芒。

电影《神秘巨星》讲述的是尹希娅一个人的明星梦,但它的背后藏着电影主创团队梦想:希望印度社会早日实现平权主义。当一个人的梦想和一群人的梦想融为一体后,一部电影就展现出了它温馨的基调,每一个小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电影的艺术张力,让这部讨论梦想的青春电影有了普世的价值色彩。不管是印度还是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追逐梦想的不再是尹希娅一个人,坐在影院里的观众不知不觉地成了电影中的追梦人。

本土特色和国际化

说起印度,人们会联想到咖喱饭、贫穷、杂乱的街道和载歌载舞的印度人。《神秘巨星》当然也表现了那里的街景、建筑和服饰,它为了给观众展示更深层的印度,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切口:尹希娅一家。他们在印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一家三代5口人,儿女双全,只有户主(即尹希娅的父亲)一个人工作,因此在这个家庭里有绝对的话语权。电影中的妻子含蓄温柔,儿子可爱,女儿有自己的心事和梦想。参加婚礼时,女人们都会穿上最美丽的传统服饰,戴上最昂贵的首饰,看起来和睦无比。在电影里,印度男人下班回来会呵斥妻子,凶巴巴地与女儿聊天,生气时对妻子大打出手。用最最小的切口给观众展示印度社会存在的大问题,是一部优秀电影应有的品质。

作为一部印度电影,歌舞是其标志,《神秘巨星》作为一部以歌星梦为内容的作品,歌曲不仅成了它特色的表现形式,也成了它内容的一部分。每一首歌舞除了抒情,也在叙述故事情节。在《神秘巨星》里,印度歌舞不仅是表现方式,更是内容本身。尹希娅展示自我时需要音乐的衬托,所以音乐不会游离在电影之外,它和内容的融合度,甚至让一些歌舞片都望尘莫及。

怎样让世界人民接受具有印度特色的电影作品,是以宝莱坞为主的印度电影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宝莱坞的捷径当然是学好莱坞,《神秘巨星》也自觉地加入了好莱坞模式,主角追逐梦想的过程困难重重,定会在电影结束前尝到梦想的甜头。在电影的结尾,字幕出现过半时,著名音乐人夏克提突然出现在银幕上,随着电子音乐跳起了舞,舞姿搞笑。这样的小手段,也受到了好莱坞的影响。这是好莱坞出品的动画片常用的一种模式。好在《神秘巨星》没有成为咖喱味的汉堡,印度特色与好莱坞模式在这部电影里起了一次美妙的化学反应。至于那些落入俗套的情节,也被电影中的印度特色拉出了水面。

片名《神秘巨星》相比《摔跤吧,爸爸》有点俗,看到最后才发现神秘巨星说的不是夏克提,也不是追梦人尹希娅,是尹希娅的母亲时,人们才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敢于跟世俗和权力说“不”的人,不仅是巨星,更是一位英雄。而用母爱和这种普世的情感观众入戏,也是好莱坞惯用的手段。



“影视套拍”未必套得住观众

◎文川平

冯小刚电影《芳华》上映至今热度不减,近日又传出电视剧版《芳华》即将开拍的消息。据透露,相比于电影版,电视剧版《芳华》会更趋向年轻化,把青春、爱情、军旅、灾难、歌舞等多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

近些年,“影视套拍”颇受业界青睐。有的是“剧改影”,比如2006年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在2011年出了电影版,2011年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于2014年登上大银幕。有的是“影改剧”,比如2010年电影《山楂树之恋》热映,2012年又有了同名电视剧,2014年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引发年轻人观影、怀旧热潮,2015年同名电视剧就登上荧屏。而像这几年同时投拍,在一年之内先后与观众见面。

之所以有这么“套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创作方式省时、省力、省钱。一来,现成且为人所熟知的好故事,好题材已经有了,不用再花费时间与精力寻找新题材,创作新故事,只需要拿来,适当予以加工改造即可。二来,前作的热播或热映,已为“套拍”新作积攒下可观的口碑效应与观众期待,更容易引发共鸣和互动,票房或收视就有了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风险。就拿《芳华》来说,电视剧《芳华》搭着电影还在热映的顺风车,彼此的关注度都会有所提升。

对制片方、投资方来说有利,笔者以为,从观众欣赏角度来看,却未必能获得等效满足,甚至可能弊大于

利。一方面,电影和电视重复制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电影和电视对于同一故事的重复呈现,若没有足够创新,观众的关注只是出于惯性,容易造成审美疲劳。目前看来,还没有“套拍”新作超越前作的例子出现。

从影视创作角度讲,正因为“套拍”是奔着省时、省力、省钱,制作团队往往有可能急功近利,制作周期越来越短,致使“套拍”新作多为粗制滥造。一部好的经典,往往是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住的作品,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往往持续地散发魅力,传播并不急于一时。因此,与其说“套拍”遵循影视剧改编的规律,毋宁说是遵循市场规律。

“影视套拍”成风,折射出原创力的薄弱和好剧本的严重匮乏。“影视套拍”如无限制发展下去,或将助长创作者的惰性,扼杀文艺创新的动力。这个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近些年不乏有识之士呼吁要重视原创、鼓励原创。若一味地遵循资本逻辑,狂奔路上恐怕会摔得很惨。“套拍”,未必能套得住观众。

